

重读《白鹿原》随感录

张兴源

显然要更多一些。格里高利在哥萨克与沙皇士兵,沙皇士兵与红军,红军与白军军官,白军军官与匪帮之间不断进行的“角色转换”,既有着黑娃情势所迫而不由自主投奔土匪,以及后来又幡然悔悟“返回故土”的一面,也有着白孝文经历了生命之大开大阖、大起大落之后精明抉择乃至“阴谋狡诈”(如格里高利在佛明匪帮中)的一面。

哲人们在某一历史瞬间所达到的“顿悟”会显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伟大的艺术也会有某种必然的相通。

曾几何时,不少作品竭力淡化“背景”,企图创造一种纯而又纯的艺术。《白鹿原》却反其道而行之,深深地切入“政治”。如今那些纯而又纯的“艺术”早已被读者忘却脑后,《白鹿原》却仍被众多读者反复揣摩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反观诸中外文学史,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品,无不与时代、与“政治”、与彼时彼地之“主流文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与瓜葛。可以说,愈是伟大的作品,它与时代和“政治”的接触层面也就愈加深广。那些纯而又纯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无异于鲁迅先生曾经斥责的“拔着头发上天”。

不过《白鹿原》的“政治”绝不是任何红头文件和历史教科书的图解。保持一种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历史之独立裁判精神,这是《白鹿原》和陈忠实与历来的伟大艺术和杰出作家的又一种深层的沟通与默契,也是《白鹿原》让读者能够产生如此强烈震撼与持久吸引的深层原因之一。

伟大的肖洛霍夫曾经说过“作家在极小的事上违背真实,也会引起读者的不信任,读者会想:这意味着他在大处也会撒谎。”(转引自孙美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白鹿原》以其无可指摘的真实性(生活的、历史的、情感的、心理的等)令人震撼,那么,关于白鹿、白狼、天狗传说,关于白灵死后“托梦”给父亲和祖母,关于田小娥鬼魂的捉倒鹿三和兴妖作怪,以及关于白嘉轩几任前妻的“梦魇显形”等等的描写是否“真实”呢?

我们因为《百年孤独》和拉美的文学“爆炸”而断言这一切不是真实,而是“魔幻”,这对理论家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了这样的诠释,就再也不必评论家给出新的“答案”了。但以笔者自幼童年时代的经验与见闻看,这种看似“魔幻”的描写,其实也是一种真实,它是我们民族心理和风俗的真实。推而广之,我还要说,这不单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世界各个民

族得自人类童年时代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相沿与积淀的真实。

人类生活在现实的真实中,也同时生活在梦幻的真实中;生活在现在进行时的真实中,也同时生活在过去完成时的真实中。我想这不单是弗洛伊德与荣格式的阐释。

文学是以情动人的。但情感本身也有着深沉与浮浅、崇高与卑琐、常态与变态种种层次和分野。《白鹿原》在极其细密的隐性逻辑统帅下,涌动着的是一种如江河之行地、如日月之经天的深厚、博大、苍凉、悲怆的情感。曾几何时,那些闹闹哄哄漫天飞舞的“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文学”种种,较之《白鹿原》该是何其苍白,何其寡味,何其无聊与弱智也哉!一部《白鹿原》,它教给当代作家和评论家胜过不知多少部,任是多么卓见不群的“文学教科书”。

一部杰出的作品,在冲破许多文学戒律的同时,也必将以其自身的巨大魔力确立起许多新的艺术法则。如果说深刻动人的艺术作品之于灵魂,正仿佛美酒之于生命,那么,理论之于艺术,最多也不过如药丸之于病体。两者质地之不同,实乃天悬地殊。

大众传媒在短时间对提高作家知名度确有效用,但要长久征服众多行家和有慧眼的读者,主要还要靠作品自身的成色。客观地说,《人生》当年在《收获》发表之时,尽管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路遥之广为人知,乃是在《人生》改编成电影以后的事情——当然《人生》无疑是一部好作品,路遥也无疑是一位好的作家。

《白鹿原》对读者那种不动声色而“默默无语”的渗透力,正在不断显现和不断被证实着。您可能不知道陈忠实何许人也,但您不会不知道《白鹿原》。与之相反的情形是,我们听说过不少“著名诗人”和“著名作家”,但我们却不知道他(或她)有过什么“著名”的作品。

大象身上也免不了爬着几只臭烘烘的苍蝇,这对几乎所有行当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苍蝇们煞有介事地将它与大象的“合影”拿出来发表,以此证明自己的伟大和不比寻常,那只是苍蝇们自己的瞎忙乎,实与大象毫不相干也。

“哲学”会过时,“理论”会僵化,唯艺术之树常青。

某一青年想读点书,我给他推荐了一些书,当然也包括《白鹿原》。尽管这位小青年从未读过它,只是知道这书名而已,但他仍不屑地撇了撇嘴:“嗨!那都是几年前的书啦!”我在为这位青年如此轻俏的

回答感到震惊和羞愧的同时,也为自己竟给这样的青年推荐文学书而觉着可笑和可悲——而这也正是我写本文之缘由所在。

于我而言,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是新的,《诗经》和《楚辞》也是新的;林黛玉是年轻的,吉娣也是年轻的。

而《白鹿原》和白灵们却与它们一样“古老”。

作家就是作家,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作家与任何美男和美女“争奇斗艳”,都是对作家之内涵的曲解与亵渎。

中国古代曾有“风流才子”,也因此而衍生出了不少的“风流韵事”,也因而时过境迁,后人们却只知其“风流”,而不见了“才韵”。当代文坛也有不少在作品之外大肆炒作的怪现象,有的作品,初稿尚未完成,早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结果除了令人人大失所望和大倒胃口而外,竟连“风流”也不见分毫。

《白鹿原》从来就不事张扬,陈忠实也不过一脸“老农”。

当代文学史没有“司马迁式”的史官,但这绝不是说历史真如胡适所断言的只是柔弱的女子,不过任人打扮而已。

《白鹿原》的面世据说是波澜起伏,而它的获奖也曾是险象环生。我假想如《白鹿原》要真是没有出版面世的机会,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陈忠实到底会意味着什么呢?

一部杰出的作品,必将对它的时代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也必然是对此前既有审美趣味的严峻挑战。假如《白鹿原》晚出二十年,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大众关于小说的美学理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式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假设历史又常常充满某种天真的趣味和神秘的诱惑。

尽管诚实的劳动并不一定造就伟大与不朽,然而一切伟大与不朽的业绩,却必须依赖于诚实的劳动。舍此,则绝无任何捷径和坦途。这是《白鹿原》作者积半生心血,历五个寒暑终于拿出一部石破天惊之煌煌巨著,而昭示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又一条无情法则。

一切非艺术的手段虽可以获得一时之声名,却绝不可能造就千古之伟业。

我们有值得骄傲的《红楼梦》和队伍庞大、流派纷呈的“红学”。随着人们对《白鹿原》研究的不断深入,是否也将形成与“红学”相对的“白学”呢?

“红学”作为显学,其在国际范围内也堪与“莎学”等比肩;“白学”其命运又将如何?

我们且拭目以待。

书香漫谈



习语金句

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党员干部要勤读书、读好书

党员、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切实发挥榜样作用,可以更好激发全民阅读的积极性。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员、干部带头读书的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多读书、读好书”,“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我们党历来重视读书学习。从延安时期为了克服“本领恐慌”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到“进京赶考”前选编12种“干部必读”;从改革开放后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读书学习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员、干部健康成长、提高素质、增强本领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读书当成“最大的爱好”,在陕北插队时“到处找书、看书”,不惜步行30里去借《浮士德》,在梁家河窑洞的煤油灯下通读过3遍《资本论》;在福建宁德,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扛着自己的书带大家一起学、一起读;在浙江,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头凤》,增进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重温《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翻看《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并表示“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在各种讲话中引经据典,外交场合谈起各国文学作品如数家珍……总书记身体力行,从大量阅读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智慧,为推动全党读书学习树立了典范。

党员、干部应当读哪些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领导干部“围绕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那些与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的书来读”。一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多读、精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广泛阅读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各类书籍。比如,介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智能制造技术等前沿科技的书籍,探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书,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书,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的书,等等。

党员、干部应当怎样读书?书山有路,读书有法,但归结起来还是要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现在,党员、干部工作繁忙,但决不能拿“没时间、没精力”当不读书的“挡箭牌”。越是工作繁重,越要警惕“埋头式”干事的事务主义,多问问“今天读书了吗?”多想想“最近有什么思考收获?”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挤”就是善于把各种零碎时间利用起来读书学习,“钻”就是反复深入思考研究。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读有所思、思有所得、得而能用。

阅评

(摘自《求是》杂志)

楚清:网络创作筑梦,笔墨书写本心

记者 延媛



● 楚清

(本人提供)

楚清,本名王婷,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专职网络作家。

她是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宝塔区第十五届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十六年来,古装、都市、悬疑、青春、仙侠、现实题材均有尝试,代表作包括《人间有微光》《龙图骨鉴》《风长歌·锦绣江山》等,始终在以文字践行自己的文学追求。

楚清与文字结缘,始于童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就读于北关小学。那时课外读物十分匮乏,班里一位男同学有一本彩绘拼音版《西游记》,成了她心心念念的宝贝。男同学格外爱惜这本书,轻易不肯外借。为了争取一天的阅读时间,楚清主动帮同学值日、抄写课堂笔记——用点滴付出,换来难得的阅读机会。

那短短一天里,她争分夺秒地沉浸在书中:课间十分钟抓紧读,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吃饭时也手不释卷。相比电视的直观画面,文字构筑的西游世界有着独特的魅力。书中对孙悟空时期孙悟空的细腻心理刻画,让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文字独有的张力。这份触动,让她从此爱上了读书。

那时候,楚清读书没有明确目的,有什么读什么。神话、武侠、悬疑……五花八门的读物填满了她的闲暇时光,也在潜移默化中点燃了她的创作热情。

初中毕业后,楚清考入延安师范学院。课余时间,她开始尝试创作诗歌、散文,陆续在校文学社刊物

和校报上发表作品,后来还加入文学社并担任编辑。尽管早期文字尚显稚嫩,但对文学的赤诚,让她坚定了持续写作的决心。

“写作就像在和这个世界对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楚清说,“我热爱并享受写作,只有在写作中,我才能感受到确切的快乐。”

2009年,一本历史题材网络小说深深吸引了她。此后,她开始持续阅读网络小说。一次,因为对一本穿越小说的结局心存遗憾,她暗下决心:别人能写,我也可以。

初学创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6月,楚清完成了首部小说《红颜清梦》,但因不熟悉网络文学创作规则,20万字的稿件未能成功签约。她没气馁,虚心向同行

请教创作技巧与平台运营规则,不断打磨写作功底。很快,她迎来了创作上的突破。

2011年9月,她的作品《寡妃待嫁》在红袖添香文学网发表。凭借跌宕起伏的情节,这部小说收获了大量读者,网络点击量超过3000万次,长期稳居平台各大榜单前列,并斩获2012华语言情网络小说年度总决赛季军,成为她创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此后,楚清笔耕不辍,累计创作1300多万字,完结18部小说,其中9部顺利出版,共计38册;多部作品被改编为有声剧、广播剧,并获得短剧影视改编授权。

随着创作经验日渐丰富,楚清的阅读也从随性泛读转向了定向研读——让阅读精准服务于创作。创

作悬疑小说《龙图骨鉴》时,她专门研读洗冤集录、法医人类学、犯罪心理学、微表情学等专业书籍;筹备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盛开》时,她又潜心钻研皮影戏相关资料,深挖制作、唱腔、表演等专业知识,为作品筑牢现实根基。

楚清的努力,获得了认可。她入选2021年度陕西省作协主题创作扶持项目、2022年度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3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延安市2024年度文艺精品奖励项目;正在打磨的《盛开》,成功入选2025年度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实现了网络文学从大众阅读到精品创作的跨越。她本人也先后入选“陕西青年文学之星”,团中央新兴领域青年骨干人才等,先后拿下十余项省市重要文学奖项,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印证了自己的创作实力。

作家三毛,是影响楚清创作风格的重要精神力量。十几岁时通读三毛的散文与自传,其笔下豁达自由、挣脱世俗桎梏的人生态度,便深深浸润在楚清的文字里。作为女频作家,楚清始终立足女性视角,塑造出一个个独立坚韧、不被定义的女性形象,向读者传递温暖向上的精神力量。

在楚清看来,读书不必刻意强求,跟着自己的心意和兴趣走最重要。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通俗读物,只要能带来思考、触动心灵,就是有价值的阅读。

我的读书笔记

